



实践论美学的 理论精髓与 当代构建研究

On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吴时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实践论美学的 理论精髓与 当代构建研究

On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吴时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与当代构建研究 / 吴时红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308-18437-3

I. ①实… II. ①吴… III. ①美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9527 号

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与当代构建研究

吴时红 著

责任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杨利军 严莹

封面设计 黄晓意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82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437-3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ebs.tmall.com>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实践论美学的提出	8
第一节 “美学大讨论”与美学“四派”	8
第二节 美学“四派”的基本思路与代表观点	11
一、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美义	11
二、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美学	13
三、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美学	15
四、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美学	17
第三节 苏联“社会联”美学思想对李泽厚的启示	17
一、万斯洛夫的“社会派”美学思想对李泽厚的启示	18
二、斯托洛维奇的“社会派”美学思想对李泽厚的启示	20
第四节 李泽厚与“实践论美学”的诞生	22
第二章 实践论美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28
第一节 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思想	29
一、“美的本质”论：从“外在自然的人化”到“美是自由的形式”	30
二、美感论：从“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到“积淀说”	35
三、艺术论：“从形象出发”到艺术作品的“三层面”	38
第二节 刘纲纪的“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	43
一、“美的本质”论：对美的根源与美的本质的综合阐释	44
二、美感论：美感是实践自由所引起的精神愉快	48
三、艺术论：审美反映与艺术特性	51

第三节 蒋孔阳的“实践创造论”美学思想	56
一、“美的本质”论：从“美在创造中”到“美是自由的形象”	56
二、美感论：从“多种因素的因缘汇合”到“和谐感和自由感”	62
三、艺术论：从“艺术作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到“美是艺术的基本属性”	65
第三章 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与当前不足	70
第一节 实践论美学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	71
一、何谓“历史唯物主义”	71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实践论美学的关系	73
第二节 实践论美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75
一、作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	76
二、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	78
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实践”	78
四、作为实践论美学逻辑起点的“实践”：基础内涵与多重派生	79
第三节 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为美学研究确立科学的思想依据	80
第四节 实践论美学的当前不足：尚停留于宏观的、社会学的层面	83
第四章 实践论美学的理论流变及对其的哲学反思	86
第一节 “后实践美学”的理论颠覆	87
一、“生命美学”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颠覆	87
二、“超越美学”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颠覆	94
第二节 对“后实践美学”研究的哲学反思	98
一、后实践美学的理论基础：以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	98
二、后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脱离了“实践”基础的生命、生存等范畴	103
三、“后实践美学”的思想启示	107

四、“后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	109
第三节 李泽厚后期的理论背离	112
一、从“社会实践本体论”“工具本体论”到“心理本体论”“情感本体论”	113
二、从“自然的人化”到“人的自然化”	117
三、李泽厚后期理论背离的原因及其思想史意义	119
第四节 “新实践美学”的理论推进	123
第五节 对“新实践美学”研究的哲学反思	130
一、“新实践美学”的理论基础：深度阐释后的历史唯物主义	131
二、“新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多维开掘后的“实践”概念	134
三、“新实践美学”的理论贡献	137
四、“新实践美学”的可商榷之处	141
第六节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展”	143
第七节 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研究的哲学反思	147
一、“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基础：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	148
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逻辑起点：审美关系、审美活动等范畴 ..	150
三、“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贡献	153
四、“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可商榷之处	155
第五章 实践论美学的当代构建：走向人生论美学	159
第一节 人生论美学建构的思想依据	162
一、人生论美学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	162
二、人生论美学的建构与西方“超验性、内省性”的美学系统	164
三、人生论美学的建构与中国传统的“人生论”哲学、美学思想	166
第二节 人生论美学蕴含的基本观念	168
一、美学研究应迈入“大美学”的全息图景	168
二、美学研究应坚守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立场	170
三、美学研究应融合美的知识论、社会学层面与人生论、伦理学 层面	172

第三节 人生论美学追求的理论目标:使艺术、审美与人生走向统一

173

第六章 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美学基础理论问题新解 176

第一节 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美的本质”问题新解 178

一、再论“美的本质”问题的重要性 178

二、“美的本质”的探询与思维方法的革新 185

第二节 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美感”问题新解 194

一、重审“美感”与“美的本质”的辩证关系 195

二、“美感”的新释与美学基础理论的重建 201

第三节 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美育”问题新解 212

一、重构“美育”与“美”和“美感”的逻辑关联 213

二、“美育”功能的重估与整全人格的塑造 222

结语 233

参考文献 237

索引 246

后记 249

导 言

—

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

作为美学思想，“自从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动物的状态，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原始审美活动的时候”，美学就已经产生了，因而，“它几乎与人类的起源一样古老”^①，也几乎与人类的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作为美学学科，自 1750 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的《美学》的出版标志其诞生以来^②，美学至今也只有 200 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它依然很年轻。

然而，不论是相比于中西方“古老”的美学思想，还是相比于西方美学学科，“中国美学”学科的真正起步和建构都显得更加“年轻”。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学科的研究和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 20 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由王国维率先引入，并经梁启超与蔡元培等人的倡导，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至今算来也不过 100 多年的历史。

回顾这百余年来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发展史，我们觉得可以以 20 世纪 50 年代为界，将其分为两个主要时期：(1)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从事美学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大都是一些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们几乎都是怀抱着借助美学来改善人生的强烈愿望，来从事美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的；再加上他们都有很深的国学根基，因而使得他们在介绍西方美学时有意无意地融入了我国传统‘人生论’哲学的思想，因此都很关切现实人生，而非把它当

① 董学文：《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② 高建平就指出，美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或者像一些英文著作里所写的“美学”(Aesthetics)，是 18 世纪在欧洲形成的。18 世纪初的意大利人维科和英国人夏夫兹博里与哈奇生，都对这个学科做出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贡献。到了 18 世纪中叶，法国人夏尔·巴图和德国人鲍姆加登，分别提出了“美的艺术”和“美学”的概念，这是现代美学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但是，完整而成体系地对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做出全面的阐述，并对这门学科在后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康德和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这种评价，对我们了解美学的发展历程，是大有裨益的（参阅高建平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5 页）。然而，学界一般认为，鲍姆加登和他的《美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作一门纯粹的科学来看待”，他们“认为美学研究应在改造社会人生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①。譬如，梁启超盛赞“美”（或美学）为“人类生活一要素”，他认为“美术（字面意义上是美的艺术或纯粹的艺术）产生科学”；王国维也用毕其一生之力让美的理想成为现代生活的最高境界；蔡元培也提倡以“美育”代宗教。^②（2）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我国兴起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过程中所产生的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是在同蔡仪、朱光潜、吕荧和高尔泰等人的美学论争中，在以万斯洛夫、斯托洛维奇等人为代表的苏联“社会派”（实践派）美学家的有关思想的启发下，在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依据的基础上，环绕着美的本质、美感、自然美等美学上的根本和重大的问题，将其放到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来寻求最终的解答，才开始使美学走上了一条学科建设和理论创造的新路，即一条特别注重美学研究和美学学科建设的“科学性”思想前提的崭新道路。尽管直到2004年在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行的“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泽厚本人才首次公开接受其美学理论被称作“实践论美学”^③这个称号（他说：“我讲‘实践’讲得很多，当然也讲‘美学’，但从来没有把这两者合在一起叫‘实践论美学’。这是别人加在我头上的。在这个会议上，我愿第一次表示接受这个词”^④）。但是，说李泽厚是我国实践论美学的首要代表，恐怕早已是美学界的基本共识。

二

除了李泽厚的率先倡导以外，刘纲纪、蒋孔阳等人也都以他们各自的美学理论的研究与美学体系的建构，推动了“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尽管在涉及美、美感、艺术等具体的理论观点的阐释时，他们的美学理论各自

^① 王元骥：《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② 转引自[美]刘康：《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李辉、杨建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③ “实践论美学”在当前的学界被简称为“实践美学”，在我看来，既不符合“实践论美学”的理论性质，也不符合汉语的逻辑与语法规则。因为这样的“简称”，很容易给人以误导，以为“实践论美学”在理论性质上仅仅是一种“应用性美学”或“技术性美学”等；此外，从汉语的逻辑与语法角度来看，用作为动词的“实践”去直接支配作为名词的“美学”，实践美学就容易望文生义地被理解成“实践”意义上的美学和美学意义上的实践（参阅李咏吟：《文艺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页）。这些误解和曲解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的本真含义。因此，我们首先要为“实践论美学”正名。与此同时，考虑到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对于“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等称谓中所包含的“实践美学”也就是本书所论述的“实践论美学”，后面将不再赘述。

^④ 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都有所侧重并呈现了一些差异,但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逻辑起点来建构美学理论和美学体系这点上,他们的理论态度与思维方式几乎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将他们都称作是“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的主要原因。亦缘于此,我们认为“实践论美学”,作为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留下的重要成果,也是以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美学研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通过对上述中国“实践论美学”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的梳理与考察,我们认为,“实践论美学”的主要功绩在于:它为当前的美学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的中国美学学科建设,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科学道路。这是因为,相比于“实践论美学”而言,以往的美学研究,不是将“美”视为物的属性(譬如古典美学把美单单看作一种物理现象,把美感单单看作客观世界美的事物的一种反映),就是将“美”只视为人的主观情感的表现(譬如现代美学把美单单看作一种心理现象,把美感单单看作人的主观情感的一种移入或投射等)。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而“实践论美学”不仅首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较为科学地探究审美关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认为正是人类在“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劳动”意义上的实践)过程中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自然由“自在”的变为“为我”的,由与人处于对立、疏远、不和谐的关系变为整一、亲近、和谐的关系,并在改变客观世界(自然)的同时也发展了人类自身的心理能力,这才有可能使人和自然建立起审美的关系,而使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美的,从而为我们解释审美现象、审美活动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前提。否则,我们就很难去理解和解释人类对“美”的看法是如何逐步挣脱实用、功利的“必然王国”,而慢慢靠近精神的、超越的“自由王国”。不仅如此,“实践论美学”还在这一“挣脱”“靠近”的历史进程中,明确地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主客观的统一”,显然不同于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因为这里所谓的“主”“客”的统一,实际上是指自然性(作为“客”的核心内容)和社会性(作为“主”的核心内容)的统一,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实践论美学”认为,它这里所标举的“主客观”的“统一”,是在实践基础上“历史地”形成和“生成”的,这就在根底上为我们的美学研究找到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因此,章启群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学

界的主流理论”^①，刘清平认为，实践论美学“不仅是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度的理论之一，而且也是 20 世纪中国思想家对于国际美学界乃至人类思想史做出的可以留下历史印迹的罕见贡献之一”^②。此外，刘悦笛、李修建也指出，实践论美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美学的“主流理论”，“中国美学界至今仍没有摆脱实践论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作为实践论美学的反力的‘后实践美学’还是作为其变体的‘新实践美学’都是如此”^③。徐碧辉更是通过自己长期以来的深入思考严谨地指出：“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创立，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 20 世纪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也是整个中国美学在 20 世纪取得的最高成就。”^④以上这些看法和评价，至今看来仍是相当客观和富有启示意义的。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留给我们极为可贵的理论精髓和精神资源就是：它为我们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找到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前提与正确的思想基础。因而，我们重申，系统而深入地总结“实践论美学”是重建当代中国美学之首要工作的基本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美学”的当代构建的真正展开，若欲在学理与体系上真正有所突破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是研究者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回避，反之需要大力加以汲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三

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从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所做的一般规定，只是对审美关系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上的一种解释与说明，它的当前不足主要是停留在一般的、宏观的、社会学的层面。因此，要使美学成为一门完善的科学，还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审美心理学、审美文化学、审美伦理学等诸多层面上加以推进，这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对于“实践论美学”在当代中国美学与思想史领域的深远影响和重大作用的理解与评价，当今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虽然不少学人在理论上予以坚持，意欲重树“实践论美学”的话语权威；但更多的是意欲釜底抽薪，另起炉灶。可以说，还没有哪一种美学理论能像“实践论美学”那样，一

^① 章启群：《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② 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 页。

^③ 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④ 徐碧辉：《美学何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 页。

度成为国内美学研究的焦点话题，并且至今仍争论不断。其中，既有“后实践美学”颠覆和告别“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之后的另起炉灶，又有“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继承或部分地继承“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之后的“丰富和发展”，从而形成当前国内探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的当代建构之如下代表性派别和代表性观点。

第一，以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与《生命美学论稿》为代表的“生命美学”和以杨春时的《生存与超越》与《走向后实践美学》为代表的“超越美学”，构成“后实践美学”派别。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因而都以实践论美学不能直接对一些复杂的审美现象和审美活动做出立竿见影的解释与说明为由，从根本上抛弃了“实践论美学”所确立起的正确的、科学的理论基础、思想前提与逻辑起点，从而把对美学的研究引向纯精神、纯主观的旧轨（即回到朱光潜早年的观点中去了）。这样一来，就从根本否定了美的客观属性。

第二，以邓晓芒、易中天的《黄与蓝的交响》《实践唯物论新解》与《艺术人类学》和以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论》为代表，构成“新实践美学”派别；以朱立元的《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为代表，构成“实践存在论美学”派别。邓晓芒和易中天主张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艺术人类学”视角引入新实践美学研究，以“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邓晓芒）作为美学的思想基础，以“人的确证”说（易中天）作为艺术的人学立场。张玉能主张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的重新解读，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新实践美学”的美学范畴（美的范畴）体系。朱立元则力图通过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指导来深化美学研究。这种坚持用“发展”而非“否定”的眼光来对待实践论美学的理论态度，是我们所深切认同的。然而，“新实践美学”和“实践存在论美学”派别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把“美的问题归结为审美心理的问题”的理论倾向。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将审美经验论、审美心理学、审美现象学与美的本体论这些美学研究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淆起来。

四

如果上述理解可以成立的话，本书通过对“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提出之理论背景、代表人物之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从而对实践论美学及其在我国新时期的历史流变进行认真的理论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倘能如此，中国美学的当下发展就可以很好地持守“实践论美学”为我们找到的经得起学理

推敲的哲学根基和科学精神,而且可以在借鉴与“实践论美学”论争的主要派别的理论贡献的基础上使当下的美学研究真正灌注丰富的人文内涵。

对“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当下境遇的理论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当今美学发展所必须坚守的科学的方向,关于此,诚如有学者对中国美学的发展进行客观总结时所指出的:“中国美学虽然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有了很大发展,但还缺少借以与现实对话的话语和批判的、否定的精神;缺少对人的整体把握和爱这个理论维度;缺少形而上的追问和相应信仰的支撑。从根本上说,中国美学缺少的是一种可以依恃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批判地借鉴和吸纳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优秀成果的哲学”^①。它还可以使我们在批判“实践论美学”之当前不足的过程中避免出现极端化的做法。关于此,我十分赞同有学者对“实践论美学”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尽管实践论美学离它所要达到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毕竟为我们的美学研究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审美心理学、审美文化学的研究都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所前进而不至于再走回头路。”^②

所以我们觉得,“实践论美学”不仅为我们当前的美学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的美学学科建构提供了科学的思想依据与正确的理论基础,从而保证了美学的研究的科学发展方向,而且为我们的美学研究摆脱单纯的认识论的视域从而走向与本体论、价值论、人生论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理论启示。

五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吸取“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以及中西美学思想优秀遗产的基础上,找到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当代构建的科学视域,进而建立起一门具有中国特色、比较完整的美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呢?

综合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美学当代建构所展开的不同的理论探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力图“推进”实践论美学研究的生机盎然的多元景观:以徐碧辉的《情本体》《美学何为》为代表的“生存论美学”派别,主张从“从以整体的人类学为基础的实践论走向以个体活着为目标的生存论”为切

^① 阎国忠:《中国美学缺少了什么》,《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第97—102页。

^② 王元骧:《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我国当代的演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8—22页。

入点来构建“生存论美学”；以王元骥的《美：让人快乐、幸福》《论美与人的生存》为代表的“人生论美学”派别，主张将美学与艺术学、伦理学等学科加以融合，来构建“人生论美学”^①。此外，高建平的《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强调以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去建构当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汲取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为出发点，力图综合地推进中国美学研究；然而，或囿于论述的侧重，或因系统论述的缺乏，“中国美学”的当代构建，依旧任重道远。

所以，本书在深深地认同并汲取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以及上述派别的理论精神的前提下，不避浅陋，就作为实践论美学发展路向的“人生论美学”建构的思想依据、蕴含的基本观念、追求的理论目标，发表了一点浅见，以期能够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构的可能性“走向”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而且，本书还在人生论美学的理论视域下，力图对“美的本质”“美感”“美育”这样三个有机一体的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给出自己的理解与阐释，以期能为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和整合性的综合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① 王元骥：《美学研究：走两大系统融合之路》《再论美学研究：走两大系统融合之路》《美：使人快乐幸福——“人生论美学”刍议》，见《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11页、144—165页、238—248页。

第一章 实践论美学的提出

作为本土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实践论美学”，它的提出，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紧密相连，这里首先有李泽厚的一份功劳。与此同时，从李泽厚前期美学思想的基本思路与代表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其“实践派”美学（即后来的“实践论美学”）的提出明显地受到了苏联美学家万斯洛夫、斯托洛维奇等人的“社会派”美学思想的启发。

因此，对我国国内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所形成的“四派”观点的简要介绍，以及对苏联“社会派”美学对李泽厚的“实践派”美学的影响的必要梳理，就构成了我们考察“实践论美学”在中国提出的“理论背景”的基本内容。

第一节 “美学大讨论”与美学“四派”

论及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兴起的长达 10 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的起因、过程和目的，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和看法。

作为此次“美学大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和“实践论美学”倡导者的李泽厚，在 2003 年一篇访谈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最早是朱光潜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作自我批判。周扬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很满意，表明朱光潜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这样一个大教授，地位是很高的。当时毛泽东正提倡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美学大讨论就这样开始了。^①

按照高建平的观点，正是胡风以及胡风事件，成为此后出现的美学大讨论的重要背景。他这样写道：

^① 李泽厚、戴阿宝：《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录》，《文艺争鸣》2003 年第 1 期，第 43—48 页。

本来“美学大讨论”的目的，是在美学领域批判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美学思想，从而实现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建构。这是文艺界种种批判的继续，遵循着从对具体作品批判到进行艺术哲学即美学批判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一般规律。然而，对于这种讨论，朱光潜采取了与胡风完全不同的态度。朱光潜过去的美学，他那种从魏晋人格理想到以“直觉说”“距离说”和“移情说”为代表的“无关功利”的美学主张，早已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治气氛，与当时流行的文学艺术的“工具论”格格不入。对朱光潜的批判，已成为势所必然。在那种语境下，他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在理论上搏一搏，更何况，政治资本远胜于他的胡风已经成为前车之鉴。朱光潜在这时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果断地作了一次切割，从而争取了主动。在 1956 年 6 月出版的《文艺报》第 12 期上，朱光潜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对自己过去的思想，主要是以他的《文艺心理学》一书所代表的思想，进行了自我批判。^①

其实，在我们看来，早在 1950 年 1 月，为了回应蔡仪对其“移情说”和“距离说”的批评，朱光潜在《文艺报》发表的《关于美感问题》一文，就已经拉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美学“论争”的序幕。只不过当时的“论争”还基本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

直到 1956 年《文艺报》第十二号上发表了朱光潜对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进行自我批判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时，一种亟待在美学领域确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理论的指导地位的学术意图，就昭然若揭了。关于这一点，只要管窥一下朱光潜的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文艺报》编者所加的下述按语——“我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相互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②，就可见一斑了。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光潜在此文一开始就言之凿

^① 高建平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1 页。

^② 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 页。